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三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物色

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

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魯子書曰陰陽偏則風

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

王綰繖蘭臺徐廣曰綰縈也七見切

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景差亦楚大夫

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

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

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

賤高下而加焉

河國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

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于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

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

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
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惴惴又
曰空閒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
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者下或有因字非也

王曰夫風

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莊子曰大

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

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

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
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有穴口

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緣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

阿曲也飄

忽溟滂激颺慄怒

溟滂風擊物聲溟及冰切慄怒如慄之聲說文曰慄火飛也俾堯切溟普

即眩眩雷聲迴穴錯迂

眩侯萌切埤蒼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

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迂錯雜交迂也 廢石

伐木梢殺林莽

廢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度頓也韋昭曰梢擊也

至其將衰

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捷

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捷拒門也

昫煥繁爛

離散轉移

昫呼縣切昫煥繁爛鮮明貌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

乘凌高城入于深宮即華葉而振氣

說文曰即觸也俳即與抵古字通

徊于桂椒之間翱翔于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

廣雅曰菁

華也精與菁古字通

獵蕙草離秦衡

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計然曰

秦衡出于隴西
天水芳草也

緊新夷被美楊

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

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莢同徒奚切

迴穴衝陵

蕭條衆芳然後倘

常

佯

中庭北上玉堂

倘佯猶徘徊也

躋于

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

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

清風楚辭曰姱容修態亘洞房

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清涼增欬

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慄慄增欬鄭玄曰慄憂也說文曰慄痛也錯慄切慄寒貌毛萇詩傳

曰慄冽寒氣也慄理吉切欬依既切

清清冷冷愈病析醒

清清冷冷清涼之貌也愈猶差

也漢書曰秦尊柘漿析朝醒應劭曰醒酒病析解也

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所謂

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

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塤然起于窮巷之間塤窟塤課揚

塵

塤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塤塤風動塵也廣雅曰塤突也淮南子曰揚塤而弭塵許慎曰塤塵度也塵莫

迴切勃鬱煩冤衝孔襲門

勃鬱煩冤風旋迴之貌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動沙

堞吹死灰

堞或為堦非也

駭溷濁揚腐餘

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

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

邪薄入甕至

於室廬

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

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溷鬱邑毆

溫致溼

慄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惡也言此風入于人身體令惡也慄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

也王逸楚辭注曰鬱邑而憂也歐古驅字素問曰冬傷
于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溫溫生土也言此風酸溫
溼氣來令

中心慘怛生病造熱

慘怛憂勞也慘錯感切
方言曰怛痛也素問黃

帝問岐伯曰人傷于寒而轉為
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于熱也

中脘為脘

軫

得目為蕨

說文曰脘脘瘍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蕨為
盲高誘曰蕨眇也蕨與眇古字通亡結切眇充支切

齧噉獲死生不卒

齧齧噉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甚
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

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齧齧也土白切噉吮也山角切
聲類曰獲大喚也宏麥切獲與穫古字通卒七忽反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

并序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
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潘安仁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

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

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

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

曜其珥蟬冕而龍紉綺之士此焉遊處

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

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云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于綺襦紉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

生之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

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粟栗名曰茂林

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

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

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左氏傳韓

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于朝

夙興晏寢匪

遑底寧

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

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

之思于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

得志也

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于物

其辭

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

覽花時之時育兮察

盛衰之所託

字林曰蒔更別種上吏切周易曰時育萬物

感冬索而春敷兮

嗟夏茂而秋落

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

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舞賦曰慢

末士之歡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

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

也

王逸注曰寒氣
脚戾歲將暮也

躋瑟兮

陰氣促急
風暴疾也

草木搖落

花葉墮
落肥潤

去

而變衰

形體易色
枝枯槁也

慘了

慄兮

思念卷戾
心自傷

若在遠行

出

之他

登山臨水

升高遠望
視江河也

送將歸

族親別還故鄉已
上宋玉九辯之文

夫

送歸懷慕徒之戀兮

言懷思慕
戀徒侶也

遠行有羈旅之憤

左氏
傳陳

敬仲曰羈旅之臣
杜預曰羈寄旅客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臨遠而悼

近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
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于

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
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
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有
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

景之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毛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心疚鄭

玄曰疚病也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

有翔隼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鷺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鷓鴣春化為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

張遊氛朝興槁葉夕隕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

于是迺屏輕策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策非愛釋纖絺策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策扇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藉莞弱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胡御袷衣

官切說文曰蒨蒲子以為華蓆也又曰袷衣無絮也古洽切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

戾而吹帷械枝空之貌所隔切戾勁疾之貌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

而南飛

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傳曰嘒嘒小聲也飄飄飛貌楚辭曰鴈離離而南遊天

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

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悠陽日入貌杜篤

弔王子比干曰霞霏尾而四除言晃朗而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何微

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

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萇

曰言月朧朧以含光兮露淒淒以凝冷

埤蒼曰朧朧欲明也朧徒東切

朧力東切熠燿燿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

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

蟋蟀也蟋蟀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蛩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蟋蟀也一曰熠夜腐草為之食蚊蚋人

曰蟋蟀名蛩初秋生得寒則鳴樂濟南謂之蟋蟀也

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

餘景

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于

華省

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悟時

歲之道盡兮慨俛首而自省

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萇詩傳曰道終也廣雅曰道急

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且就業夕而自省也

斑鬢影以承弁兮素髮

颯以垂領

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影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影字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

通曰皮弁冠名

仰羣雋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

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高閭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雋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

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與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

為飾廣雅曰
炯炯光也

荀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

六韜太公曰夫

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用

也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于一指

莊子曰不

離于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于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于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非無主紛然散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一致耳如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

故出生而入死

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

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于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

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

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

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其捷若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

龜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

於綠水

莊子曰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

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且斂社以歸來兮忽投紱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矣

以高厲

衽襟也字林曰紱綬也楚辭曰颯解節而高厲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

稷之餘稅

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時張晏曰隱耕臯澤之

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

泉涌湍于石間兮菊揚

芳於崖澨

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淶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鯨之漈

漈

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上莊子曰儵

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濺濺遊貌也匹與切

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世之間

莊子有逍遙遊篇司馬彪曰言逍遙

無為者能遊大道也又有人問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家語

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皁也水下遇寒而凝皁皁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

經通訓曰春洩氣

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

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
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

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
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冥也

寒風積愁

雲繁

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玄詩曰
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歎班婕妤好擣素賦曰佇風

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
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梁王不悅遊于兔

園

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
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迺

置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
從孝王遊又曰枚乘為

弘農都尉
去官遊梁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漢書曰相如客遊梁又
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莊子曰俄而死王肅
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王迺

歌北風于衛詩詠南山于周雅

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小雅詩南

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授簡於司馬大夫

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

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曰抽子祕思騁子妍辭侔色揣

稱為寡人賦之

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垂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

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

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却退也

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于

西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岐昌

發詠于來思姬滿申歌于黃竹

岐周所居昌天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姬也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閼寒乃宿于黃竹

曹風以麻衣比

色楚謠以幽蘭儷曲

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

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

盈尺則呈瑞于豐

年衰丈則表沴于陰德

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其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蒞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咸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

雪之時義遠矣哉請

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之

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焦溪

涸發湯谷凝

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

城北有荊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火井減溫泉冰

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發

視後大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然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

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

沸潭無涌炎風不興

酈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

臾即熟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升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

過焉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

北戶瑾扉裸

胡卦壤垂繒

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瑾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瑾塗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繒帛

總名也 于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 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濤入曰八澤之雲以雨九

州公羊傳曰河海澗千里何休曰河海興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 連氛累霽拚日韜霞

文字集略曰霽雲狀又曰霽亦霽也一大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曰韜藏也吐刀切霽

浙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 韓詩曰先集惟霽薛君曰霽霽也音英夏侯孝

若寒雪賦曰集洪霽之浙瀝煥推磊以縷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 其為狀

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 王逸楚辭注曰氛氲盛貌 藹藹浮浮濛濛奕奕

奕 毛詩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濛濛貌 聯翩飛灑徘徊委

積始緣費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

杜預曰費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

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隙孔從阜傍二小夾日也

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

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嫋娟修竹王逸曰嫋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

既

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

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似連璐

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

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虛賦曰蹈琳珉之塗然即達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昔路

庭列

瑤階林挺瓊樹

瑤階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援也達鼎切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

枝瓊皓鶴奪鮮白鵬失素

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

色雪白白鵬鳥名也

西都賦曰招白鵬

紈袖慙冶玉顏掩嫵

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范

子紈素出齊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嫵與嫵同好貌

若迺積素未

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街耀照崑山

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

有神人面蛇身其暎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曰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

爾其流滴垂冰緣雷承隅

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

繁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

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

珠蚌蛤也蜀志秦宓
奏記曰剖蚌求珠

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之

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

得而備知若遇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

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

包氏論語注曰稅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

畧曰幌以帛明牕也

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

吳錄曰湘川邛陵縣水以

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兼衣

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

之孤飛

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臨難舞于蘭渚蟋蟀鳴于西堂

折園中之萱草

擗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

于千里願接手而同歸

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

鄒

陽聞之慙

莫本

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于是乃作而

賦積雪之歌

莊子曰子貢慙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慙煩也蒼頡篇曰悶也

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褥燎薰爐兮炳

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

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爐銘楚辭曰奠

桂酒兮椒漿薰火烟上出也字從黑

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

酒既陳朱顏醺兮思自親

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醺王逸曰醺著也面著赤色也徒

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

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

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

豈鮮耀于陽春

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

歌卒王乃尋繹

吟翫撫覽扼腕

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

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

顧謂枚叔起而為亂

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

孟子曰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

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
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

未若茲雪因時興滅

言隨時
行藏也

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

蔡邕述行賦曰玄
雲賾以凝結零雨

集之漆漆正歷
曰日太陽也

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

零值物賦象任地班行

任猶
因也

素因遇立污隨染成

污猶
相染

污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歸田賦曰苟縱心于域外孟子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

清淵

月賦

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
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

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

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二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假說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

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遊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綠苔生閣芳

塵凝榭

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于綺

疎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

悄焉疚懷不怡中夜

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七

小切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

迺清蘭路肅桂苑

蘭路有蘭

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騰吹寒山
曰徑路也劉涓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

弭蓋秋坂

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蓋也

臨濬壑

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

大戴記曰

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日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白露暖空素

月流天

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

沈吟齊章殷勤陳篇

楚辭曰意欲兮

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又陳風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藐然說文曰牘書版也仲宣跪而稱

曰

聲類曰跪踞也跪渠委切踞奇凡切

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

仲宣山陽人故云東

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

昧道慙學孤奉明

恩

說文曰憐目不明也莫矚切

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

尚書曰沈潛剛克高

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

日以陽德月

以陰靈

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辨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

月者陰之精

擅扶光于東沼嗣若英于西冥

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暘谷也

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于東故曰擅始生于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

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拂于扶桑又曰若木
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

華引玄兔于帝臺集素娥于后庭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

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朔也兩說蟾蜍與兔者
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
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
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注曰嫦娥羿
妻也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皇皇后帝
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
秋元命苞曰**朏朏警闕朏魄示冲**說文曰朏朔而月見
太微爲天庭**朏朏警闕朏魄示冲**東方縮朏然朏晦而
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
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王侯奢也朔而月見
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朏條達行疾貌
也警闕謂朏朏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朏魄

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牖女六切牖大鳥切牖芳尾順辰通燭從星澤風

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從左行

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子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增華台室揚采軒宮

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官史記曰中宮文昌

澤則雨也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委照而吳紫昌淪精而漢道融

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

夢月入懷漢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

若夫氣霽地表雲

斂天末

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霽才許切

洞庭始波木葉微

脫

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菊散芳于山椒鴈流哀而江瀨

禮記曰仲秋菊

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于山椒山椒山預也說文曰瀨水流

沙上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

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

中庭之藹藹若

列宿掩縹長河韜映

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縹繁

季秋之降霜

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

柔祇雪凝圓靈水鏡

柔祇地也圓靈天也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觀宮觀也徐幹上喻曰連觀飛榭說文曰除殿陛也

君王迺

厭晨懼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

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于陽阿長笛賦曰磬

襄弛縣周禮曰大夏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解也韋昭曰弛廢也

去燭房即月殿芳

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

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

親懿莫從羈孤遞進

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

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

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

秋引

詩曰鶴鳴九臯臯禽鶴也抱朴子曰峻緊獨立而舉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大曰管十二月位

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

于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

絲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

練與揀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英箏賦曰察其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

可選徘徊房露惆悵陽阿

防露益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于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

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也

聲林虛籟淪池滅

波

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虛淪池而大波減索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

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作則高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子游曰池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觀說文曰波水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

楚辭曰羈結紆軫分離愬而長鞠王

逸曰紆曲軫痛也毛詩曰如彼翹風毛萇曰愬向之也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

千里兮共明月

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于江介託影響乎洛渚淮南子

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也

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

不可越

楚辭曰臨風况兮浩歌

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

遑如失

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歸罔然若

有失也

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楚辭

曰歲既晏兮孰與歸

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

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溪谷多悲風霜露霑人衣

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

璧

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于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

聘莊子

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有周惟無斁爾雅曰斁厭

也

鳥獸

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

井序

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馮敬之屬害之于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傳然賈生

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沖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

早土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傳

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傳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梁王

傳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惟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誼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

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早溼國

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

鴉不祥鳥也

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鴉不能遠飛行不

出域鴉于妖切

誼既以謫居長沙

韋昭曰謫遠也

長沙卑溼誼自傷悼

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

自廣自寬也

其辭曰單閼之

歲兮四月孟夏

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閼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庚子日斜

兮鵬集予舍

李奇曰日西斜時也

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

閒暇不驚恐也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萃集也

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

說文

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

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

鵬兮予去何之

讖問于鵬鳥也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

兮語予其期

淹遲也連疾也謂死生之遲速也

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鵬冠子曰固無休息

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如淳曰幹

轉也善曰鵬冠子曰幹流遷徙固無休息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

韋昭曰而如也蘇林

曰轉續相傳與也蟪音蟬如蜩蟬之蛻化也或曰蟪相連也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沕穆不可分別也顏師古曰沕穆微深也鵬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沕亡筆切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鵬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

已修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鷄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弔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域

也彼吳强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鷄冠子曰

夫反為得勝反為敗吳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事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

請為臣妻為妻吳王將許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
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
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王于姑蘇
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也遂自殺乃蔽面曰吾
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
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

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

劬

曰李斯西遊于秦身登相位二
世時為趙高所讒身被五刑

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
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
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夫禍之與福兮

何異糾纏

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
與為表裏如糾經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

也經索也鷁冠子曰
禍與福如糾纏也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鷁冠子曰
終則有始

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水激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

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

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

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騶冠子曰水激則悍水激則遠精神迴薄振盪相轉悍與旱同

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

黃帝素問曰地氣上

為雲天氣下為雨章昭國語注曰蒸升也

大鈞播物兮塊圯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于

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圯非有限齊也善曰塊鳥黨切圯鳥八切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騶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

遲速有

命兮焉識其時

騶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焉識其時見下文也

且夫天地為

鑪兮造化為工

莊子子黎曰今以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

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

也聚為生散為死鶻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列子曰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

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

搏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忽何足引持自責惜也如淳曰搏音

圓或作揣晉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似未是至于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布持字如淳孟康義為是也善曰鶻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

還安可按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

子曰假于異物託于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小智自私兮賤

彼貴我

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鵷冠子

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

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鵷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

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

莊子曰胥

士之徇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徇營也瓚曰曲身從物曰徇

夸者死權兮

品庶每生

善曰鵷冠子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徇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

子曰貪休迫之徒兮或趨東西

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休然迫迫貧賤也東西趨

生失理

利也趨音
娶休音戌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

丈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愚士

繫俗兮寔若囚拘

莊子曰不離于俗寔囚拘之貌求煩切

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

莊子曰不離于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于獨也

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

所惡積之萬億也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

丈子曰得

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

釋智遺形兮超然

自喪

莊子云仲尼問于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

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寥廓忽荒恍兮

與道翱翔

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鷗冠子曰與道翱翔

乘流則

逝兮得坻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為坎又曰易明

夷則仕險難則隱鷗冠子曰乘流以逝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

鷗冠子曰縱軀委命

與時往來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澹乎若

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鷗冠子曰

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

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莊子

范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備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

命故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鷦冠子曰細故累蘭奚足

張揖子虛賦注
曰蒂芥刺經也

鸚鵡賦

并序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

兒舌脚指前後各兩
鸚一作鸚莫口切

禰正平

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

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于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于衡

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
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

亦

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于衡前。

曰：禰處士。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

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

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衡因為賦，筆不

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

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輝。

西域謂隴城也。老子曰：以輔

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背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鸛火之體也。

性辭

惠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

之微也

故其嬉遊高峻栖峙幽深

說文曰嬉樂也峙立也

飛不妄集

翔必擇林紺趾丹脣綠衣翠衿

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

采采麗容

咬咬好音

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畧曰咬咬鳥鳴也音交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

其音

雖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

德于衆禽于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

于隴坻詔伯益于流沙

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

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

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

且其容止閒暇守植安停

鵬鳥

賦曰貌甚閒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

迫之不懼撫之不驚

鸛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

知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

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

故獻全

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

委命已見

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

閉以雕籠翦其翅羽

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

乎然籠所以盛鳥說文曰翅翼也

流飄萬里崎嶇重阻

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崎夫奇切

嶇音區踰岷越障載罹寒暑

岷嶇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

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一曰障亭障也

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

而事主

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
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郅都曰已

背親而出身
固當奉職也

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

毛詩曰衡
門之下可

以栖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
尚棲遲羈旅也羈旅已見上文

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

以安處

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
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

眷西路而

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
又曰結幽蘭而延佇

忖陋體之

腥臊亦何勞于鼎俎

毛詩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舅
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

之孔安國尚書
傳曰腥臭也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巖

禮斗成
儀曰天

其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陰熾王逸曰陰熾顛危也

豈言語以階

亂將不密以致危

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

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

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

知

爾雅曰生啍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總名曰雛也

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

光儀

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

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

奇

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

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

西都長安也鸛

鵠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

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

斯此也此

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迺少昊

司辰蓐收整轡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嚴霜初降涼風蕭

瑟

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長吟遠慕哀鳴感類

毛詩曰哀鳴嗷嗷

音聲悽

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顛

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答賓戲曰久而顛顛也

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

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

放臣為之

屢歎棄妻為之歔歔

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辭注曰歔歔啼聲

感平生

之游處若壘篴之相須

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壘仲氏吹篴

毛萇曰土曰壘竹曰篴

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淮南子曰自異者視

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順櫳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踞踞說文

房室之疏也楯欄檻也王逸楚辭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壁以為牕也韓詩曰搔首踞踞薛君曰踞

踞踞踞也踞踞知切踞踞誅切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禹

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疎顧

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馬如一韓詩外傳蓋乘曰失鴻鵠一舉千里所恃有六翮耳

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苟竭

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

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

德甘盡辭以致愚

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恃隆報之德司馬遷書曰效其癡愚

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鵯鵯賦

并序毛詩曰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鵯鵯微小黃雀也鵯音焦鵯音遼又方

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鵯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

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

中書郎雖栖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鵯鵯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莊武郡公遷司空為趙

王倫所害

鵯鵯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

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

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

色淺體陋不為人用

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繁滋族類乘居

匹游

列女傳姜后曰雉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

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翩翩

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雛

彼鷺鷥鷓鴣鴻孔雀翡翠

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鷺鷥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鷗狀如鶴而文

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

于翠顏監曰鳥各別

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絕垠

異非雄雌異名也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塞門

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

以自衛

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沖中也

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然皆負矰纓繳羽毛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

入貢何者有用于人也

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

夫言有淺而

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何造化之

多端兮播羣形于萬類

易注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惟鷦鷯之微

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于陰陽

育翩翾

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

字林曰翩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呼緣切

毛弗施

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

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鳥獸之肉不登

于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于罟

衡罟

音尉左氏傳然

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鷂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罟

罟皆網也鷂之然切

翳薈蒙籠是馬游集

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草樹蒙籠

飛不

飄颻翔不翕習

翕習盛貌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

枝每食不過數粒

莊子曰鷽鷽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栖無所

滯遊無所盤

爾雅曰盤樂也

匪陋荆棘匪榮蒞蘭動翼而逸投

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

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

伊茲禽

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

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坤丘之下以避熏

鑿之患而曾二
蟲之無知也

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

左氏傳曰虞叔

有五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吾馬用之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賣也

靜

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

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
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

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
周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任自然以為資無誘

慕于世偽

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
張湛曰遺其銜尚為害貞性傳穀七激曰排

挫禮學譏
諛世偽

鵬鵠介其背距鵠鷺軼于雲際

穆天子傳曰
青鵬執犬羊

食豕鹿郭璞曰今鵬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煇諸之山
多鵠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鬬死乃止出上黨言

因常距而為人用也

鷓鴣雞竄于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

鴈又矯翼而增逝

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解嘲

曰矯翼屬翮淮南子曰鳳凰曾逝萬仞之上

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

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髓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

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

于此世

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繒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

曰英布不克于身為世大戮

蒼鷹鷂而受緹鸚鵡惠而入籠

李陵詩曰有鳥

西南飛媚媚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緹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閑以雕籠

屈猛志以

服養塊幽繫于九重

淮南子曰塊然獨處苦對切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

變音聲

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

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

北海外有鍾山鸛鵒賦曰命虞人于隴坻雖蒙幸于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

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鷄袁鵠居

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

其災是歲海多大風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

里飄飄逼畏漢書曰左提右挈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

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大子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蒸氣出貌巨細舛錯種

繁類殊鷗螟巢于蚊睫

接

大鵬彌于天隅

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

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于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鷗螟莊子曰北海

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鷗然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晉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

所如

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

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十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魏高儼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四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赭白馬賦

并序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吳國內史劉杓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太常卒

騏不稱力馬以龍名

論語曰騏不稱其力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

豈不

以國尚威容軍馱

音伏馬名

趨迅而已

傅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

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漢朔障裂寒飈冰原嘶代駮顏庾同時

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萇曰騶壯貌趨與騶同竝綺嬌切實有騰光吐圖疇德

瑞聖之符焉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搜榮光出河龍馬

街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是

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

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興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

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西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

侯以時入貢

祕寶盈于玉府文駟列乎華廡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尚書曰王府則有尚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乃有

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

潘安仁夏侯湛

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櫪也服

御順志馳驟合度

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恣于馬者轡策制之

齒歷雖

衰而藝美不忒

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

襲養兼年

恩隱周渥

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禮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說文曰殫盡也棧樞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

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樓牀施之溼地也

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韓詩

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蓄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工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維宋二

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

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

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萸詩傳曰葉世也

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

洽

羽獵賦曰武義動于南鄰尚書曰偃武修文孔安國曰修文教也

泰階之平可升興

王之軌可接

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

訪國美于舊史考方載

于往牒

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方書音義曰四方

之文書說
文禮牒也

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皂

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國維授歷尚書曰

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于是飛黃服皂
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

后唐

膺錄赤文候日

后唐謂堯也膺錄已見東京賦赤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

漢道

亨而天驥呈才

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大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

生渥注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

屯田燉煌界數于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

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于水旁後馬翫習

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

水中出作

魏德楹而澤馬効質

說文曰楹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于上黨得

天馬歌

澤馬魏都賦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

公孫弘贊曰異人間

曰澤馬于阜

文選

三

出竝榮光于瑞典登郊歌乎司律

瑞典吐國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乎

司律也

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

魯靈光殿賦曰人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

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精曜協從靈物成秩

協合也論

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具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成秩無文秩序也

暨明命

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駭郡太守歲曰大漢達周化洽九區

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

納賁

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賁蒼頡篇曰賁

財貨也說文曰賁會禮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

合夏之充物阜盛也周書王

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
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
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
蘇林曰充物喻多也如淳曰物滿也
總六服以收賢掩

七戎而得駿

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

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

盾

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駟之駘輪蹠虛騰
雲乘風度津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劭

魏明帝諫曰先皇
嘉其誕受洪盾

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鈎陳

鄭玄毛詩
箋曰在旁

曰驂韓子曰皇帝合鬼神于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
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嬋于西清
鈎陳已
見上文
齒算延長聲價隆振
鄭玄儀禮注曰算數也風
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

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

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徒

觀其附筋樹骨垂稍植髮

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

尾欲稍而長稍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

雙瞳夾

鏡兩權協月

相馬經曰日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

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

龍馬頌曰雙璧似月

異體峯生殊相逸發

峯生若山而生峯也

超摠絕夫塵

轍驅騫迅于滅沒

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摠列于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

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
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履踐
簡偉塞門

獻狀絳闕

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闕故曰門塞
或為寒非也傳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

旦刷

幽燕畫抹荆越

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
詩曰言抹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抹

幽燕荆越
四地名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孝經曰聖人
因嚴以教敬

國語虢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
曰訓人事君又曹歲諫曰君舉必書

惟帝惟祖爰游

爰豫

孟子曰一游一
豫為諸侯度

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

輶輶

也吳都賦曰輶軒蓐擾轂騎輝煌杜篤迎鍾文
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

勒五營

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

漢書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
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

應劭漢官儀曰大駕兩簿五營校尉在前
名曰填衝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具服金組兼

飾丹腹

倚鉏切金組二甲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
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

甲以組為甲也丹腹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腹黝屬

寶鉸星纏鏤章霞布

鉸裝飾也章采

文也袁宏耐寔賦曰朱帷赫以霞布

進迫遮迺却屬輦輅

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

非常謂之遮迺漢書音義晉灼曰迺古列字

敝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

薛綜西京賦注曰敝忽也說文曰敝有所吹起也傳玄
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濩略綏

綦張景陽七命曰蚪蚪螭騰麟超龍翥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東

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至于露滋月肅霜戾秋登

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

雅曰疾至也
又曰登成也

王于興言闡肆威稜

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

稜嶠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
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臨廣望坐百層

地理

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

料武藝品驍騰

字林曰料

梁七舉曰鴻臺百層干雲參差

量也夏侯湛馳射賦曰參武藝以遊
遊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流藻周施和鈴重

設

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飾鮮明和鈴已見上

晚影高明將超中折

相馬

經曰馬有眊影而視者

分馳迫場角壯永埒

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曹毗馬射

賦曰修埒坦其平舒

別輩越羣絢

火縣

練覓絕

絢練疾貌也覓絕迫絕也

捷趨夫

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

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奮動鼓震譟聲雷潰魏畧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

節經玄蹄而電散厯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

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浮鑿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膺門

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大宛馬汗血霜濡也流末如赭

也如淳曰沫或作額音悔踠迹迴唐畜怒未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歎命駕分背

迴唐東都主人曰馬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喻

踠餘足士怒未洩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

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

踐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園東司馬
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園養畜閑也

峇西極而驤

首望朔雲而蹀足

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

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將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園棋賦曰良馬蹀足輕車結輪

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

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

飛免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衛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蛇也

纖驪接趾秀

騏驎子

李斯上書曰乘纖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逢驪毛萇詩傳曰騏驎文也音其醜京媚切觀

王母于崑崙要帝臺于宣嶽

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驥獻

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

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

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

躅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蹟

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

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

尚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于人

上取悔義方

肆敢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于入上杜預曰肆恣

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

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

解裝

孔叢子曰孔子歎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園王逸荔枝賦曰莊不及解許

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鑒武穆憲文光

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有車轍馬跡馬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于道
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驚旗在
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二十山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于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
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修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

害韋昭曰

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

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

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龜伏溝中王子期齊轡
策而進之龜突出于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
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于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
克止之躐于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
山至萊陽有鳥鳴軛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
帝曰鳥鳴軛彎弓射洞胸脰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
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
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慎乎

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

周書尚良夫曰惟禍發于人之條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

可以不敗

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

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

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

處以濯龍之輿委以紅粟之扶

盧植集曰

詔給濯龍殿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輿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扶祿廩也紅粟已

見吳都賦服養知仁從老得卒

鵠鵠賦曰屈猛志以服養稽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

得終加弊惟收僕質

禮記孔子曰弊惟不棄為埋馬也

天情周皇恩畢

魏都

賦曰皇恩碑矣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

曰皇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

于時駟駿充階街

佳兮

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

馬充于階街也魏都賦曰驥馬填廐
而馭駿王逸楚辭注曰馭駿馬名也
稟靈月駟祖雲螭

兮

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
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象似靈蚪之矩則

郭璞遊仙詩曰
雲螭非我駕

雄志倜儻精權奇兮

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權奇廣雅

曰倜儻

既剛且淑服鞿羈兮

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
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

矣楚詞曰余雖小子修姱以鞿羈兮
王逸曰羈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

効足中黃殉驅馳

兮

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
橋儀曰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

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漢書疏廣
曰此金者

車之副竭中黃之府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朝露至危而
又先之言甚

毛詩曰本枝百世

連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以經受王于晉崔文

子者學仙于子晉得其文藏于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十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三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

唯相見目精不轉乎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于水故喙
長軒于前故後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凋翔于雲故毛
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
人之騏驎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
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
背鼉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鍾
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

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

指蓬壺而翻

翰望崑閬而揚音

蓬壺崑閬皆仙山

市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

高尋

相鶴經曰一舉十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

聚聚光天步然文雖出彼

而意竝殊不以文害意也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

多

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多方

精舍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相鶴經曰露目

赤精則視遠

引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

吭已見吳都賦

相鶴經曰高脚

陳節則多

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

力王逸楚詞注曰姱好也

霞

霞

閨鴻羽肩賦曰同儕素于凝霜江通肩賦曰瓊澤水麟瓊亦玉也

朝戲于芝田夕飲

乎瑤池

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

母于瑤池之上

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

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

去帝鄉之岑寂歸

人寰之喧卑

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

歲崢嶸而

愁算心惆悵而哀離

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詞曰惆悵而私自憐于

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記曰

仲秋之月殺氣侵盛

涼沙振野箕風動天

易卦通驗曰與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

失其行離于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

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

雪滿羣山

海賦曰羣山既略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

廣雅曰廓空也

星翻漢迴曉月將落

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感寒雞之早晨憐

霜雁之違漠

漢已見雪賦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

傅

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

唳清響于丹墀舞飛容于金閣

唳鶴聲也八王故事

陸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

舞應節

始連軒以鳳蹀終宛轉而龍躍

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

善飛尚書曰鳥獸蹀蹀龍躍已見吳都賦

蹀躞徘徊振迅騰摧

或飛騰或摧折驚身

蓬集矯翅雪飛

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

離網別赴

合緒相依

網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

將興中止若往而

歸颿沓矜顧遷延遲算

颿沓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

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莫王逸曰算晚也

逸翮後塵翺翥先路

言飛之疾塵起居翺之後

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

指會規翔臨歧矩步

會四會之道歧路也四會已

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

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

徒
關節角睐

力代

分形

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返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睐視也

長

揚緩驚竝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相凌而交橫

衆變繁

姿參差游

寂

密

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游仍也

煙交霧凝若無

毛質

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

風去雨還不可談悉

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

也
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

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

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

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與

蛺蝶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頰薄怒而自持

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

思

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恥

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也淪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

巾拂兩停

九劔雙止

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云項莊劔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蓋

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異舞西京賦曰跳丸劔之揮霍

雖邯鄲其敢

倫豈陽阿之能擬

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璧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

邯鄲倡陽阿已見上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

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少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于都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梯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

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守馴養于千齡結

長悲于萬里

養生要曰鵲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浸長風

項史萬

里遊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項之玄胄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也項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

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

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氏中

葉之炳靈

應劭曰中葉謂今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後子

史初生棄于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
甄秦滅楚遺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飢

飢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賜聲

曹大家曰飢風朔朔北方也言

已先人自楚從北至朔方如蟬蛻之剝後為雄桀揚其
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

未班懿避地于樓煩當孝
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

上京

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
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任有羽翼于京師也成帝

之初班況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巨滔天而泯夏兮

考邁愍以行謠

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
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

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
尚書曰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終保已而貽則兮

里上仁之所廬

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入其于人也樂物之通而

保已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我為擇居處也孔

子曰里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

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患利之風有令名于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于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

眇兮將圯

皮義

絕而固階

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將

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

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項

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憚憚亦恨也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強以降世業不替也

靖

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

連日月不居

忽復大遠

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應劭曰拾更也

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拾巨業切魂

晃晃與神交兮精誠發于宵寐

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

神靈接也

夢登山而迥眺兮覲幽人之髣髴

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

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

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

趙

忽陞

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陞見神持葛來授我也

眴

韋昭曰音忽

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曹大家曰眴眴晨旦明也言已旦仰思此夢心矇矇未知

其吉

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

應劭曰黃帝也作占夢書邈

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胸臆為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

曰乘高

而選神兮道遐通而不迷

曹大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

象也葛繇繇于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

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

葛繇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

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

所祇

曹大家曰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既

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

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吉象

深谷則為明戒也

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儵忽其不再

盍何不也曹大家曰

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月日儵忽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

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

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

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

民之晦在

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百二十年少者亡幾月莊子

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

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

漢書音義

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

上聖迂而後

拔兮豈羣黎之所禦

曹大家曰迂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廬填井湯囚夏臺文

王拘美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難難然後自拔張

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迂也

毛詩曰 羣黎百姓

昔衛叔之御

音訝迎也

昆今昆為寇而喪予

公羊傳曰

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

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已

反衛侯使還國也

讐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

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

也 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

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丁巳日封功臣

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行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謀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忍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

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雖齒與我有故數寤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雖齒羣臣見雖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封雖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遂寤寤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

栗取弔于

迫

所也音由

吉兮王膺慶于所感

應劭曰孝景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

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早失母及遂後官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

令母養太子

叛迴兗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

曹大

家曰叛亂也迴邪也兗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兗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良子好騎

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人
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
以跋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
不可測鵬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

裏而外凋兮張修褫

博

而內逼

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褫表也莊子曰田間

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
嬰兒之色不幸遇飢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
無不趣義也行年七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韋中蘇為

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曹大家曰韋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

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
疾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

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

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惱

惱而不飽

肥

分卒隕身乎世禍

曹大家曰惱惱亂貌肥也言子路不避惱惱

之亂終隕身于世之禍也

遊聖門而靡救分雖覆醢其何補

曹大家曰子路

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于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固行行朗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應劭曰子路得免盜

與亂聞道于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

而無義為盜

形氣發于根柢

帝

兮柯葉彙

謂

而零茂

韋昭曰柢本也

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于父母吉凶夭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

本根
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

應劭曰諸子以類丹季路逢灾

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其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

黎淳

耀于高辛兮

亡氏

强大于南汜

重黎有大明之德于高辛之世而德流于孫故

楚强大于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半楚

姓記

嬴取威于伯夷兮姜本支乎三趾

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

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于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

鬼之禮也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入道既然仰視天道又

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獻志賦曰惟天道之同軌

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

位乎三五

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伶周鳩對景王曰

昔武王伐殷歲在鵠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

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月星辰也三五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

者我女烈而喪孝今伯祖歸于龍虎

曹大家曰我女驪姐也烈酷也孝子

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麗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諧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

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震鱗黎縈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妃

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莽沔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于夏庭而言曰余喪之二君也于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莽在積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莽流于庭化為玄黿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寢寢人有罪人棄子以贖罪謂之衰如幽王廢申后立衰如為后廢后父申侯怒
異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
攻幽王遂殺幽王山下
成災
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難難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禁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
道修長而世短兮實冥默而不周
曹大家曰實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
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

胥仍物而鬼詛

子應劭曰昏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
侯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今乃窮宙而達幽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
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媯巢姜於孺筮今旦筮祀于

契龜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
孺小也音義曰算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

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

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
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

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
周卜氏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

曹興敗于卜夢兮魯衛名謚于銘誥曹大家曰宣周宣
王也毛詩曰牧人

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克
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
為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
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
杜預曰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
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
為靈久矣夫

妣聆呱而劾

何代

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應劭曰妣叔向母石

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
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劾其
必滅羊舌氏本或為赫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
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
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
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

流

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

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

也
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

神先定之故為徵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

而羸縮

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

有遭遇福禍相及也

三藥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應劭曰晉大夫藥書

書子蠶蠶子盈書賢而覆蠶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灾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

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藥氏乎藥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藥氏死之惡實彰將於是在後晉果滅藥氏

洞參差其紛錯

今斯衆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

楚辭曰衆兆之所咤

周賈盭而貢憤今齊死生與禍福

曹大家曰周莊周賈

賈誼也貢潰也憤亂也盭盭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盭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

情今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

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菽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狐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

所貴

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

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

也亦當以義斷之不

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

可貪苟生而失名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守孔

約而不貳兮乃韜德而無累

曹大家曰孔甚也韜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

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韜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

萬物無害累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

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

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木

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

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

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

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

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兵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賦也繭古

典切賦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漢書曰項羽國漢滎陽將

竹遲切

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

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邀

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

皓也頤養也漢書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

秦之世避而

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曹大家曰俟候

入商雒深山

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

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

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民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觀天網

之紘覆兮實棐謨而相訓

曹大家曰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

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敬有誠實于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謨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為順謨

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

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

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

餘字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于千載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

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

應劭

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

麟出周亡故立春秋

制素王授當興也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

曹大家曰言人參于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于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

養流

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

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

實其孰信

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

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

于道真

項岱曰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于末伎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于大道

之終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登孔吳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應幼

曰吳太昊也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朝

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

應幼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

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

若脣彭而偕

老兮訴來哲而通情

言人若欲脣彭祖之言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

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

亂曰天造草昧

五性命兮

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于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復心弘道惟聖賢兮

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于天地之性也周易曰

復見其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

曹大家曰渾大

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保身遺名民之表

兮

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

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也應劭曰舍置也

憂傷天物忝莫痛兮

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天于物憂辱傷生恥辱不

過于

皓爾太素曷淪色兮

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淪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不漸染于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淪變之色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曹大家曰

太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于神道之幾微而入于神明之域美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十四